羣書治要

廿三
廿四

和装本
ワ4
6314
12

門 ワ4
號 6314
冊 12

島田藏書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三

傳

楊震字伯起弘農人也遷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故所舉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爲開産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淸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爲司徒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曰臣聞政以得賢爲本理以去穢爲務是以唐虞俊乂在官四凶流放天下咸服以致雍熙方今九德未事嬖倖充庭阿母王聖出自至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濕之勤前後賞惠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擾亂天

下損辱淸朝塵點日月書誡牝雞牡鳴詩刺哲婦喪國夫女子小人實爲難養宜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留神萬機誡愼拜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朝無小明之悔大東不興於今勞止不怨於下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交通瓌遂以爲妻得

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曰臣
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
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
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爲侯護同產弟威今
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諸侯專爵爵有
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女一時之閒既
忝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人諠
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書奏
不省時詔遣使者大爲阿母治第中常侍樊豐

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
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發起百姓空虛不能
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三邊震擾兵甲軍糧
不能復給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
時伏見詔書爲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合兩
爲一連里竟街雕治繕飾窮極巧技轉相迫促
爲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
屬依倚近倖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
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

觀下舊有闕字刪之

賂至有贓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白黑溷淆淸濁同源天下讙譁爲朝結譏臣聞師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民不可復使惟陛下度之豐惲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大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

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之於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洗目改聽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爲罪宜與手刃犯法有差乞爲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東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治第宅震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

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心、及車駕行還、遣使者策收震大尉印綬、震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雜木爲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酖而卒、

震中子秉字叔節、延熹五年、爲大尉、是時宦官方熾、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自殺、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輙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秉子賜字伯獻、爲司徒、坐辟黨人免、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帝惡之、引賜入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

異禍福所在賜仰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甞不憤恚歎息既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壻至令朱游欲得尚方斬馬劒以治之固其宜也吾以微薄之學充師傅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後巳乃手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亡國家休明則鑑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螮蝀者也今内多嬖倖外任

小臣上下並怨諠譁盈路是以灾異屢見前後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如讙兜共工更相薦說旬月之間並各拔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郄儉梁鵠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畎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

谷代處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之誡、殆哉之危、莫過於今、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惟陛下愼經典之誡、圖變復之道、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斷絕尺一、抑止盤遊、留思庶政、無敢怠遑、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弭、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慺慺之心哉、

張晧字叔明、犍爲人也、子綱字文紀、爲侍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治爲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民、故家給人足、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

民重器承天順道者也伏願陛下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巡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援荷國厚恩以蒭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翼讚日月而專爲封豕長蛇肆其貪叨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諂諛以害忠良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

謹條其無君之心十五事斯皆臣子所以切齒者也書奏御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衆數萬人殺刺史二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書以綱爲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造嬰壘申示國恩嬰初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乃譬之曰前

後二千石多肆貪暴故致公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爲之者又非義也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榮不顧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荊楊兖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若不料彊弱非明也棄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背正從邪非直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深計之嬰聞之泣下曰荒裔愚民不能自

通朝廷不堪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游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既自陷不義實恐投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子弟欲爲吏者皆引召之民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遏絕乃止天子嘉美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乃

許之。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民咸為祠祀求福。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到犍為。負土成墳。詔拜綱子續為郎中。賜錢百萬。

舊無順帝二字補之

种暠字景伯。河南人也。舉孝廉。順帝擢暠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為。暠乃手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民命所係。今常侍

來無詔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馳命奏之。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愧暠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為益州刺史。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焉。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人也。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遊大學。乃上疏陳事曰。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民不立。民非帝

不寧、夫天之與帝、帝之與民、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

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麑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之意哉、又今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爲窮冤之魂、貧餒者作饑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爲咨嗟長懷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擅閻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已而不知、威離身而弗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執、願

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昭然、禍福可見、臣敢吐不時之議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熾、陶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曉習戰陳、變詐萬端、軍吏士民、悲愁相守、人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

前鬬生之計、西羌侵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埀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

賊通情於是收陶下獄掠治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舉孝廉遷白馬令桓帝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掖庭人女亳氏爲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巨萬是時地數震裂衆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

忍乃露布上書移副三府曰臣聞皇后天下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比年灾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可謂至矣舉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搤殺之耳而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得無解體耶孔子曰帝者諦也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財貨公行政治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是帝欲不諦乎帝

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送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誅、今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故敢觸龍鱗冒昧以請、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雲、帝恚甚、有司皆奏以爲大不敬、詔

切責蕃秉免歸田里、茂資貶秩二等、雲衆皆死獄中、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舉賢良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連如、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民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邪、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

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也、性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災、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人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也、鄒行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霣之異、況乃羣輩咨嗟、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堀山攻石、

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峻法、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輙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伐、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放

鄭衛之聲則治致和平德感祥風矣於是特詔召瑜拜爲議郎

虞詡字升卿陳國人也永建元年爲司隷校尉時中常侍張防特用權埶每請託受取詡輙案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自繫廷尉奏言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令臣襲楊震之跡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論輸左校防必欲害

舊無有字補之

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宦者孫程等知詡以忠獲罪乃相率奏曰陛下始與臣等造事之時常疾姦臣知其傾國今者即位而復自爲何以非先帝乎司隷校尉虞詡爲陛下盡忠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搆忠良今客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防坐徙邊即日赦出詡拜議郎遷尚書僕射先是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主簿乃上書曰臣爲陛下子陛下爲臣父臣

章百上終不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怨乎帝大怒持章示尚書尚書遂劾以大逆詡駮曰主簿所訟乃君父之怨百上不達是有司之過愚惷之民不足多誅帝納詡言笞之而已詡好刺舉無所回容數忤權戚遂九見譴考三遭刑罰而剛正之性終老不屈遷尚書令

傅燮字南容北地人也為護軍司馬與左中郎皇甫嵩俱討賊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

也舊作者改之

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黃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剋黃巾雖盛不足為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息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擅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黃巾變服臣之所憂愈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

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則善人思進姦凶自去矣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鈇鉞之戮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竟亦不封以爲安定都尉頃之趙忠爲車騎將軍詔忠論討黃巾之功

執金吾甄舉等謂忠曰傅南容前在東軍有功不侯故天下失望今將軍當重任宜進賢理屈以副衆心忠遣弟延致殷勤延謂燮曰南容少荅我常侍萬戶侯不足得也燮正色拒之曰遇與不遇命也有功不論時也傅燮豈求私賞哉忠愈懷恨權貴亦多疾之是以不得留出爲漢陽太守賊圍漢陽城中兵少糧盡燮猶固守時北地胡騎數千隨賊攻郡皆夙懷燮恩共於城外叩頭求送燮歸鄉里子幹進曰國家昏亂遂

令大人不容於朝、今天下已叛、而兵不足自守、鄉里羌胡、先被恩德、欲令棄郡而歸、願必許之、言未終、燮慨然而歎曰、蓋聖達節、次守節、且殷紂之暴、伯夷不食周粟而死、今朝廷不甚殷紂、吾德亦豈絕伯夷、世亂不能養浩然之志、食祿人間、欲避其難乎、吾行何之、遂麾左右進兵臨陳戰歿、謚曰壯節侯、

蓋勳字元固、敦煌人也、為漢陽長史、時武威太守倚恃權執、恣行貪橫、從事武都蘇正和案致

其罪、涼州刺史梁鵠、畏懼貴戚、欲殺正和以免其負、乃訪之於勳、勳素與正和有仇、乃諫鵠曰、夫紲食鷹鳶欲其鷙、鷙而亨之、將何用哉、鵠從其言、正和喜於得免、而詣勳求謝、勳不見曰、吾為梁使君謀、不為蘇正和、怨之如初、徵拜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司隸校尉張溫舉勳為京兆尹、帝方欲延接勳、而蹇碩等

心憚之、並勸從温奏、遂拜京兆尹、時長安令揚黨父爲中常侍、恃勢貪放、勳案得其臧千餘萬、貴戚咸爲之請、勳不聽、具以事聞、幷連黨父、有詔窮治、威震京師、時小黄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蹇碩屬望子進爲孝廉、勳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董卓廢少帝、殺何太后、勳與書曰、昔伊尹霍光權以立功、猶

可寒心、足下小醜、何以終此、賀者在門、弔者在廬、可不愼哉、卓得書、意甚憚之、徵爲議郎、自公卿以下、莫不卑下於卓、唯勳長揖爭禮、見者皆爲失色、勳雖彊直不屈、而内厭於卓、不得意、疽發背卒、遺令勿受卓賻贈、

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靈帝時、信任閹竪、灾變數見、天子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邕上封事曰、臣聞古者取士、諸侯歳貢、孝武之世、郡擧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輩出、文武並興、

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卽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爲教化取士之本也、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喩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冐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錄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旣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祿、於義已弘、不可復使治民、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爲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也、又特詔問曰、比灾變互生、未知厥咎、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庶聞忠言、而各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邕對曰、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故屢出祅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灾眚之發、不於

他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可謂至切蜺隨雞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貲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阻城社又爲姧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堤防明設禁令深惟趙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爲玉所進光祿勲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玹屯騎校尉蓋升並叨

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之咎退思引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姧仇章奏帝覽而

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而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陽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傷、於是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仇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强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

左雄字伯豪、南郡人也、擧孝廉、拜議郞、時順帝新立、朝多闕政、雄數言事、其辭深切、尚書僕射虞詡以雄有忠公節、上疏薦之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伏見議郞左雄、數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難厄、以爲敬戒、實有王臣蹇蹇之節、周公謨成王之風、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尚書令、上疏陳事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民、寧民之務、莫重用

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
至於文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愼官人
故也降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世所病
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
敎化其有治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是
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盛故
能降來儀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百餘
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萠下飾其詐上肆其殘典
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

不辜爲威風聚歛整辦爲賢能以脩已安民爲
劣弱奉法循理爲不治髠鉗之戮生於睚眦覆
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讎稅之如豺虎監
司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
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拘撿
者離毀州宰不覆競共辟召或考奏捕治而亡
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淸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
數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和

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以爲鄉部親
民之吏、皆用儒生淸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
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擧、如此威
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
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帝
感其言、申下有司、考其眞僞、雄之所言、皆明達
治體、而宦豎擅權、終不能用、雄復諫曰、臣聞人
君莫不好忠正而惡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
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聽忠難、從諛易也、

夫刑罪、人情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
以世俗爲忠者少、而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
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至於危亡也、
周擧字宣光、汝南人也、爲尚書時、三輔大旱、五
穀災傷、天子親自策問、擧對曰、夫陰陽閉隔、則
二氣否塞、二氣否塞、則人物不昌、人物不昌、則
風雨不時、風雨不時、則水旱成災、陛下處唐虞
之位、未行堯舜之政、變文帝世祖之法、而循亡
秦奢侈之欲、內積怨女、外有曠夫、今皇嗣不興、

東宮未立、傷和逆理、斷絕人倫之所致也、非但陛下行此而已、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勢、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歿無配偶、逆於天心、昔武王入殷、出傾宮之女、成湯遭災、以六事尅已、自枯旱以來、彌歷年歲、未聞陛下改過之効、徒勞至尊、暴露風塵、誠無益也、又下州郡祈神致請、昔齊有大旱、景公欲祀河伯、晏子諫曰、夫河伯以水爲城國、魚鼈爲人民、水盡魚枯、豈不欲雨、自是不能致也、陛下所行、但務其華、不尋

希作求

其實、猶緣木希魚、却行求前也、誠宜推信革政、崇道變惑、出後宮不御之女、理天下冤枉之獄、除大官重膳之費、臣才薄智淺、不足以對、惟陛下留神裁察、以舉爲司徒、

李固字子堅、漢中人也、陽嘉二年、有地動山崩火災之異、公卿舉固對策、詔又特問當世之敝、爲政所宜、固對曰、臣聞王者父天母地、寶有山川、王道得則陰陽和理、政化乖則崩震爲災、斯皆關之天心、効於成事者也、夫治以職成、官由

能理、古之進者、有德有命、今之進者、唯財與力、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是以淳厚之風不宣、雕薄之俗未革、雖繁刑重禁、何能有益、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因造妖孽、使樊豐之徒、乘權放恣、侵奪主威、改亂適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難、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屬望風政、積弊之後、易致中興、誠當沛然思惟善道、而論者猶云、

方今之事、復同於前、臣伏從山草、痛心傷膽、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賜、足以酬其勞苦、至於裂土開國、實乖舊典、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豈天性當然、但以爵位尊顯、專總權柄、天道惡盈、不知自損、故至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不旋時、今梁氏戚爲椒房、禮所不臣、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永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居黃門之官、使權

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也順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即時出阿母還第舍諸常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冲帝即位爲大尉與梁冀參錄尚書事帝崩固以淸河王蒜年長有德欲立之梁冀不從乃立樂安王子纘是爲質帝冀忌帝聰惠恐爲後患遂令左右進鴆帝崩固伏尸號哭推擧侍醫冀慮其事泄

大惡之因議立嗣固與司徒胡廣司空趙戒大鴻臚杜喬皆以爲淸河王蒜明德著聞又屬最尊親宜立爲嗣先是蠡吾侯志取冀妹冀欲立之衆論旣異憤憤不得意而未有以相奪中常侍曹騰等聞而夜往說冀曰將軍累世有椒房之親秉攝萬機賓客縱橫多有過差淸河王嚴明若果立則將軍受禍不久矣不如立蠡吾侯富貴可長保也冀然其言明日重會公卿冀意氣凶凶而言辭激切自胡廣趙戒以下莫不懾

命作終

憚之、皆曰、惟大將軍令、而固獨與杜喬堅守本議、冀厲聲罷會、固復以書勸冀、冀愈激怒、乃說太后先策免固、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河內趙承等數十人、亦腰鈇鑕詣闕通訴、太后明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冀聞之大驚、畏固名德終爲己患、乃更據奏前事、遂誅之、臨命、與胡廣趙戒書曰、

固受國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顧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圖一朝梁氏迷謬、公等曲從、以吉爲凶、成事爲敗乎、漢家衰微、從此始矣、公等受主厚祿、顚而不扶、傾覆大事、後之良史、豈有所私、固身已矣、於義得矣、夫復何言、廣戒得書悲慙、長歎流涕、州郡收固二子基茲、皆死獄中、

杜喬字叔榮、河內人也、漢安元年、以喬守光祿大夫、梁冀子弟五人及中常侍等、以無功並封、

喬上書諫曰陛下越從藩臣龍飛卽位天人屬心萬邦攸賴不急忠賢之禮而先左右之封傷善害德興長佞諛臣聞古之明君襃罰必以功過末代闇主誅賞各緣其私今梁氏一門宦者微孽並帶無功之紱裂勞臣之土其爲乖濫胡可勝言夫有功不賞爲善失其望姦回不詰爲惡肆其凶故陳資斧而民靡畏班爵位而物無勸苟遂斯道豈伊傷政爲亂而已喪身亡國可不愼哉書奏不省先是李固見廢內外喪氣羣臣側足而立唯喬正色無所回橈由是朝野瞻望焉冀愈怒遂白執繫之死獄中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

論曰順桓之閒國統三絕太后稱制賊臣虎視李固據位持重以爭大義確乎而不可奪豈不知守節之觸禍恥夫覆折之傷任也觀其發正辭及所遺梁冀書雖機失謀乖猶戀戀而不能已至矣哉社稷之心乎其顧視胡廣趙戒猶糞土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後漢書四

傳

延篤字叔堅南陽人也為京兆尹時皇子有疾下郡縣出珍藥而大將軍梁冀遣客賫書詣京兆并貨牛黃篤發書收客曰大將軍椒房外家而皇子有疾必應陳進醫方豈當使客千里求利乎遂殺之冀慙而不得言有司承旨欲求其

事篤以疾免歸也
史弼字公謙陳留人也爲北軍中候是時桓帝
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
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
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
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
皇帝驕梁孝王二弟階寵終用教慢卒周有播
蕩之禍漢有爰盎之變竊聞勃海王悝憑至親
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

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羣
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
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
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
乞露臣奏宣示百僚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
定乃下不忍之詔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勃
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
路矣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
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癭陶王弼遷河東太

守當舉孝廉、衡知多權貴請託、乃豫勅斷絶書屬、中常侍侯覽果遣諸生齎書請之、幷求假鹽稅、積日不得通、生乃説以他事謁衡、而因達覽書、衡大怒曰、太守忝荷重任、當選士報國、爾何人而詐僞無狀、命左右引出楚捶數百、即日考殺之、侯覽大怨、遂詐作飛章、下司隷誣衡誹謗、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得減死罪一等、

陳蕃字仲舉、汝南人也、爲太尉、時小黄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勢犯法、二郡太

守劉瓆成瑨、考案其罪、雖經赦令、而並竟考殺之、宦官怨恚、有司承旨、遂奏瓆瑨罪當弃市、又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財産、東海相黄浮誅殺下邳令徐宣、超浮並坐髡鉗輸作左校、蕃與司徒劉矩司空劉茂共諫請瓆等、帝不悦、有司劾奏之、矩茂不敢復言、蕃乃獨上疏曰、臣聞齊桓修霸、務爲內政、今寇賊在外、四支之疾、內政不理、心腹之患、臣寢不能寐、食不能飽、實憂左右日親、忠言以疎、內患漸積、外難方深、

陛下超從列侯、繼承天位、小家畜産百萬之資、子孫尚恥失其先業、況乃産兼天下、受之先帝、而欲懈怠以自輕忽乎、誠不愛己、不當念先帝得之勤苦邪、前梁氏五侯、毒遍海內、天啟聖意、收而戮之、天下之議、冀當小平、明鑒未遠、覆車如昨、而近習之權、復相扇結、小黃門趙津、大猾張汜等、肆行貪虐、姦媚左右、前太原太守劉瓆、南陽太守成瑨、糾而戮之、雖言赦後、不當誅殺、原其誠心、在乎去惡、而小人道長、熒惑聖聽、遂

使天威為之發怒、如加刑謫、已為過甚、況乃重罰令伏歐刃乎、又前山陽太守翟超、東海相黃浮、奉公不撓、疾惡如讎、超沒侯覽財物、浮誅徐宣之罪、並蒙刑坐、不逢赦恕、覽之縱橫、沒財已幸、宣犯釁過、死有餘辜、昔丞相申屠嘉召責鄧通、洛陽令董宣折辱公主、而文帝從而請之、世祖加以重賞、未聞二臣有專命之誅、而今左右羣豎、惡傷黨類、妄相交構、致此刑譴、聞臣是言、當復啼訴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

尚書朝省之事、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如是天和於上、地洽於下、休禎符瑞、豈遠乎哉、陛下雖厭毒臣言、人主有自勉強、敢以死陳、帝得奏愈怒、竟無所納、朝廷衆庶、莫不怨之、宦官由此疾蕃彌甚、李膺等以黨事下獄考實、蕃因上疏諫曰、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故湯武雖聖、而興於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由此言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同體相須、共成美惡者也、伏見前司隷校尉李膺、大僕杜密、大

尉掾范滂等、正身無玷、死心社稷、以忠忤旨、横加考案、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代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以爲異、昔武王克殷、表閭封墓、今陛下臨政、先誅忠賢、遇善何薄、待惡何優、夫讒人似實、巧言如簧、使聽之者惑、視之者昏、夫吉凶之效、在乎識善、成敗之機、在於察言、人君者、攝天地之政、秉四海之維、舉動不可以違聖法、進退不可以離道規、謬言出口、則亂及八方、何況髠無罪於獄、殺無辜

舊無以
蕃至書

於市乎、又青徐炎旱、五穀損傷、人物流遷、茹菽不足、而宮女積於房掖、國用盡於羅紈、外戚私門、貪財受賂、所謂祿去公室、政在大夫、昔春秋之末、周德衰微、數十年間、無復災眚者、天所弃也、天之於漢、悢悢無已、故慇懃示變、以悟陛下、除妖去孽、實在脩德、臣位列台司、憂責深重、不敢尸祿惜生、坐觀成敗、如蒙采錄、使身首分裂、異門而出、所不恨也、帝諱其言切、託以蕃辟召非其人、遂策免之、靈帝即位、竇太后臨朝、以蕃

事九字
補之

為太傅錄尚書事、蕃與后父大將軍竇武同心盡力、徵用名賢、共參政事、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想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與共交搆、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詔命、有所封拜、及其支類、多行貪虐、蕃常疾之、志誅中官、會竇武亦有謀、蕃乃先上疏曰、臣聞言不直而行不正、則為欺乎天而負乎人、危言極意、則羣凶側目、禍不旋踵、鈞此二者、臣寧得禍、不敢欺天也、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

侯覽曹節等、與趙夫人諸女尚書、並亂天下、附從者升進、忤逆者中傷、方今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汎汎東西、耽祿畏害、陛下前始攝位、順天行誅、蘇康管霸、並伏其辜、是時天地清明、人鬼歡喜、奈何數月、復縱左右元惡大姧、莫此之甚、今不急誅、必生變亂、傾危社稷、其禍難量、太后不納、蕃因與竇武謀之、及事泄、曹節等矯詔誅武等、遂令收蕃、卽日害之、

論曰、桓靈之代、若陳蕃之徒、咸能樹立風聲、抗論惛俗、而驅馳嶮阸之中、與刑人腐夫、同朝爭衡、終取滅亡之禍者、彼非不能絜情志、違埃霧也、愍夫世士以離俗爲高、而人倫莫能相恤也、以遁世爲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爲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及遭値際會、協策竇武、自謂萬世一遇也、懍懍乎伊望之業矣、功雖不終、然其信義足以攜持世心、漢代亂而不亡百餘年間、數公之力也、

阮作阸

竇武字游平、扶風人、拜城門校尉、淸身疾惡、時

國政多失、內官專寵、李膺杜密等、爲黨事考逮、上疏諫曰、臣聞明主不諱譏刺之言、以探幽暗之實、忠臣不卹諫爭之患、以暢萬端之事、是以君臣並熙、名奮百世、臣豈敢懷祿逃罪、不竭其誠、陛下初從藩國、爰登帝祚、天下逸豫、謂當中興、自卽位以來、未聞善政、梁孫寇鄧、雖或誅滅、而常侍黃門、續爲禍虐、欺罔陛下、競行譎詐、自造制度、妄爵非人、朝政日衰、姦臣日强、臣恐二世之難、必將復及、趙高之變、不朝則夕、近者姦

范作苑
凌作陵

臣牢脩、造設黨議、遂收前司隸校尉李膺、太僕杜密、御史中丞陳翔、太尉掾范滂等、逮考、連及數百人、曠年拘錄、事無効驗、臣惟膺等、建忠抗節、志經王室、此誠陛下稷契伊呂之佐、而虛爲姦臣賊子之所誣枉、天下寒心、海內失望、惟陛下留神澄省、時見理出、以厭人鬼喁喁之心、臣聞近臣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尚書朱寓、荀緄、劉祐、魏朗、劉矩、尹勳等、皆國之貞士、朝之良佐、尚書郎張凌、嬀晧、范康、楊喬、邊韶、戴恢等、文質

彬彬、明達國典內外之職、羣才並列、而陛下委
任近習、專樹饕餮、外典州郡、內幹心膂、宜以次
貶黜、抑奪宦官欺國之封、案其無狀誣罔之罪、
信任忠良、平決臧否、使邪正毀譽、各得其所、寶
愛天官、唯善是授、如此咎徵可消、天應可待、間
者有嘉禾芝草黃龍之見、夫瑞生必於嘉士、福
至實由善人、在德爲瑞、無德爲災、陛下所行、不
合天意、不宜稱慶、書奏、因以疾上還城門校尉
槐里侯印綬、帝不許、有詔原李膺杜密等、其冬

帝崩、靈帝立、拜武爲大將軍、常居禁中、武既輔
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計、太傅陳蕃亦素有謀、
武乃白太后曰、故事、黃門常侍、但當給事省內、
典門戶、主近署財物耳、今乃使與政事而任權
重、子弟布列、專爲貪暴、天下匈匈、正以此故、宜
悉誅廢、以淸朝廷、長樂五官史朱瑀盜發武奏、
罵曰、中官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
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
大逆、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陽前殿、拜

王甫爲黃門令、甫將虎賁羽林追圍武、武自殺、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遷太后於雲臺也、

循吏傳

初光武長於民間、頗達情僞、見稼穡艱難、百姓病害、至天下已定、務用安靜、解王莽之繁密、還漢世之輕法、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音、手不持珠玉之玩、宮房無私愛、左右無偏恩、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

進寶劍、價兼百金、詔以馬駕鼓車、劒賜騎士、損上林池籞之官、廢騁望弋獵之事、數引公卿郎將、列于禁坐、廣求民瘼、觀納風謠、故能內外匪懈、百姓寬息、自臨宰邦邑者、競能其官、若杜詩守南陽、號爲杜母、任延錫光移變邊俗、斯其績用之最章章者也、又第五倫宋均之徒、亦足有可稱談、然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亟以謠言單辭、轉易守長、故朱浮數上諫書、箴切峻政、鍾離意等亦規諷殷懃、以長者爲言、而不能得也、

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任延字長孫、南陽人也、拜會稽都尉、時年十九、迎官驚其壯、及到靜泊無爲、唯先遣饋祠延陵季子、聘請高行如董子儀嚴子陵等、敬待以師友之禮、掾吏貧者、輒分奉祿以賑給之、是以郡中賢士大夫、爭往官焉、建武初、延上書乞骸骨、歸拜王庭、詔徵爲九眞太守、九眞俗以射獵爲業、不知牛耕、民常告糴交阯、每致困乏、延乃鑄作田器、敎之墾闢、百姓充給、又駱越之民無嫁

娶禮法、各因淫好、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使男女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祿以賑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是歲風雨順節、穀稼豐衍、其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於是徼外蠻夷夜郎等、慕義保塞、延遂止罷偵候戍卒、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敎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王莽末、閉境拒守、建武初、遣使貢獻、封鹽水侯、嶺南華風始於二守

董宣上脫酷吏傳三字

爲延視事四年、徵詣洛陽、九眞吏民生爲立祠、拜武威太守、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也、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

董宣字少平、陳留人也、爲洛陽令、時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而以奴驂乘、宣於夏門亭候之、乃駐車叩馬、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帝強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搏擊豪強、莫不震慄、京師號爲臥虎、歌之曰、枹鼓不鳴董少平也、

論曰、古者敦庬、善惡易分、至畫衣冠、異服色、而莫之犯、叔世偸薄、上下相蒙、德義不足以相洽、化導不能以懲違、乃嚴刑痛殺、以暴治姦、倚疾邪之公直、濟忍苛之虐情、與夫斷斷守道之吏、何工否之殊乎、故嚴君蚩黃霸之術、密民笑卓茂之政、猛既窮矣、而猶或未勝、然朱邑不以笞辱加物、袁安未嘗鞫人臧罪、而猾惡自禁、民不欺犯、何者以爲威辟既用、而苟免之行興、仁信道乎、故感被之情著、苟免者威隟則姦起、感被

者人亡、而思存、由一邦以言天下、則刑訟繁措、可得而求矣、

宦者傳

周禮閽者守中門之禁、寺人掌女宮之戒、然宦人之在王朝、其來舊矣、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及高后稱制、乃以張卿爲大謁者、出入臥內、受宣詔命、至於孝武數宴後庭、潛遊離宮、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

裨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
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自明
帝以後委用漸大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房
闥之任也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
之策迹因公正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
氣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光寵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若夫高冠長劒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苴茅分
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府署第館棊列於都

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氷紈霧縠
之積盈仞珍藏嬙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翫充備
綺室狗馬飾雕文土木被緹繡皆剝割萌黎競
恣奢欲搆害明賢專樹黨類敗國蠹政之事不
可單書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
亂區夏雖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
見拏戮凡稱善士莫不離被灾毒斯亦運之極
乎
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

南人唐衡潁川人也桓帝初超璜瑗爲中常侍悺衡爲小黃門史初梁冀兩妹爲順桓二帝皇后冀代父商爲大將軍再世權戚威振天下冀自誅李固杜喬等驕橫益甚皇后乘勢忌恣多所鴆毒上下鉗口莫有言者帝逼畏久恒懷不平延熹二年皇后崩帝因如厠獨呼衡問左右與外舍不相得者皆誰乎衡對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常私忿疾外舍放橫口不敢道於是帝呼超悺璜瑗等五人遂定其議詔收冀及宗親黨

舊無五百至各千二十字補之

與誅之悺衡遷中常侍封超新豐侯二萬戸璜武原侯瑗東武陽侯各萬五千戸賜錢各千五百萬悺上蔡侯衡汝陽侯各萬三千戸賜錢各千三百萬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封小黃門劉普趙忠等八人爲鄉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疾病帝遣使者就拜車騎將軍薨賜東園秘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治喪及葬發五營騎士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爲之語曰左回天

駮作較

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皆競起第宅樓觀壯麗
窮極伎巧金銀罽毦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
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宮人其僕從皆乘
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疏屬或乞嗣異姓或買
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
郡辜駮百姓與盜賊無異五侯宗族賓客虐遍
天下民不堪命起為寇賊衡卒亦贈車騎將軍
如超故事司隸校尉韓演奏悺罪惡及其兄大
僕南鄉侯稱請託州郡聚斂為姦賓客放縱侵

犯吏民悺稱皆自殺演又奏瑗兄沛相恭贓罪
徵詣廷尉瑗詣獄謝貶為都鄉侯卒於家超及
璜衡襲封者並降為鄉侯子弟分封者悉奪爵
土劉普等貶為關內侯

侯覽者山陽人也桓帝初為中常侍以佞猾進
倚埶貪放受納貨遺以巨萬計爵關內侯又託
以與議誅梁冀功進封高鄉侯覽兄參為益州
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
財物前後累億計大尉楊秉奏參檻車徵於道

自殺、參車重三百餘兩、皆金銀錦帛珍玩、不可勝數、覽坐免、旋復復官、建寧二年、喪母還家、大起塋冢、督郵張儉因舉奏覽貪侈奢縱、前後請奪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頃、起立第宅十有六區、皆有高樓池苑、堂閣相望、飾以綺畫丹漆之屬、制度深廣、僭類宮省、又豫作壽冢、石槨雙闕、高廡百尺、破人居室、發掘墳墓、虜奪良民、妻略婦子、及諸罪釁、請誅之、而覽伺候遮截、章竟不上、儉遂破覽冢宅、籍沒資財、具言罪

狀、又奏覽母生時交通賓客、干亂郡國、復不得御、覽遂誣儉為鉤黨、及故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等、皆夷滅之、遂領長樂太僕、熹平元年、有司舉奏覽專權驕奢、策收印綬、自殺、阿黨者皆免、

曹節字漢豐、南陽人也、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

舊無有何至曹節十四字補之

朱瑀、從官史張亮、中黃門王尊等十七人共矯詔以長樂食監王甫爲黃門令、將兵誅武蕃等、節遷長樂衛尉、封育陽侯、甫遷中常侍、黃門令如故、瑀封都鄉侯、亮等五人各三百戶、餘十一人皆爲關內侯、歲食租二千斛、賜瑀錢五千萬、餘各有差、後更封華容侯、二年節病困、詔拜爲車騎將軍、有頃疾瘳、復爲中常侍、位特進、秩中二千石、尋轉大長秋、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遊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他事奏猛抵罪、輸左校、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甫封冠軍侯、節亦增邑四千六百戶、父兄子弟皆爲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也、

舊無六百二字補之

呂強字漢盛、河南人也、少以宦者小黃門遷中常侍、清忠奉公、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爲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帝乃聽之、因上疏陳事曰、臣聞諸侯上象四七、下裂王土、高祖重約、非功臣不侯、所以重天爵、明勸戒也、伏聞中常侍曹節王甫等、並爲列侯、節等讒諂媚主、佞邪徼寵、放毒人物、嫉妒忠良、有趙高之禍、未被轘裂之誅、掩朝廷之明、成私樹之黨、而陛下不悟、妄授茅土、世爲藩輔、受國重恩、不念爾祖、述脩厥德、而交

結邪黨、下比羣佞、陛下惑其瑣才、特蒙恩澤、又授位乖越、陰陽乖剌、罔不由茲、臣誠知封事已行、言之無逮、所以冒死干觸陳愚忠者、實願陛下損改既謬、從此一止、又今外戚四姓貴倖之家、及中官公族無功德者、造起館舍、凡有萬數、雕刻之飾、不可單言、喪葬踰制、奢麗過禮、競相放効、莫肯矯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今上無去奢之儉、下有縱欲之弊、至使禽獸食民之甘、木土衣民之帛、昔師曠諫晉平公曰、梁柱衣繡、

民無褐衣、池有弃酒、士有渴死、廐馬秣粟、民有飢色、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暢、此之謂也、又聞前召議郎蔡邕、對問於金商門、而令中常侍曹節王甫、詔書喩旨、邕不敢懷道迷國、而切言極對、毀刺貴臣、譏呵竪宦、陛下不密其言、至令宣露、羣邪競欲咀嚼、造作飛條、陛下回受誹謗、致邕刑罪、室家徙放、老幼流離、豈不負忠臣哉、今羣臣皆以邕爲戒、上畏不測之難、下懼劒客之害、臣知朝廷不復得聞忠言矣、夫立言無顯過

時作皆

之咎、明鏡無見玼之尤、如惡立言以記過、則不當學也、不欲明鏡之見玼、則不當照也、願陛下詳思臣言、不以記過見玼爲責、

張讓潁川人、趙忠安平人也、少時給事省中、靈帝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爲表裏、節死後、忠領大長秋、讓有監奴典任家事、交通貨賂、威形諠赫、扶風人孟他、資產饒贍、與奴朋結、傾竭饋問、無所遺愛、奴咸德之、問他曰、君何所欲、力能辦也、他曰、吾望汝曹爲我

一拜耳、時賓客求謁讓者、車恒數百千兩、他時
詣讓、後至不得進、監奴乃率諸蒼頭、迎拜於路、
遂共轝車入門、賓客咸驚、謂他善於讓、皆爭以
珍玩賂之、他分以遺讓、讓大喜、遂以他爲涼州
刺史、是時讓忠及夏惲郭勝孫璋畢嵐栗嵩段
珪高望張恭韓悝宋典十二人、皆爲中常侍、封
侯貴寵、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爲人蠹
害、黃巾既作、盜賊麋沸、郎中中山張鈞上書曰、
竊惟張角所以能興兵作亂、萬民所以樂附之

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親賓客、
典據州郡、辜搉財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無所
告訴、故謀議不軌、聚爲盜賊、宜斬十常侍、懸頭
南郊、以謝百姓、又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須師
旅、而大寇自消、天子以鈞章示讓等、皆免冠徒
跣頓首、乞自致洛陽詔獄、並出家財、以助軍費、
有詔皆冠履視事如故、帝怒鈞曰、此眞狂子也、
鈞復重上、猶如前章、輒寢不報、詔使廷尉侍御
史考爲張角道者、御史承讓等旨、遂誣奏鈞學

舊無收掠死獄中五字補之

黃巾道、收掠死獄中、後中常侍封諝徐奏事獨發覺坐誅、帝因怒詰讓等曰、汝曹常言黨人欲爲不軌、皆令禁錮、或有伏誅、今黨人更爲國用、汝曹反與張角通、爲可斬未、皆叩頭云、故中常侍王甫侯覽所爲、帝乃止、明年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斂天下田畝稅十錢、以脩宮室、發大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分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爲卽受、材木遂

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動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脩宮錢、大郡至二三千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畢者、或至自殺、其守清者、乞不之官、皆迫遣之、時鉅鹿大守河內司馬直新除、以有清名、減責三百萬、直被詔悵然曰、爲民父母、而反割剝百姓、以稱時求、吾不忍也、辭疾不聽、行

至孟津、上書極陳當世之失、古今禍敗之戒、卽吞藥自殺、書奏、帝爲暫絕脩宮錢、又造萬金堂於西園、引司農金錢繒帛、仭積其中、又還河間、買田宅、起第觀、帝本侯家宿貧、每歎桓帝不能作家居、故聚爲私藏、復寄小黃門常侍錢各數千萬、常云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宦官得志、無所憚畏、並起第宅、擬則宮室、帝常登永安候臺、宦官恐其望見居處、乃使中大夫尚但諫曰、天子不當登高、登高則百姓虛散、自是不

敢復升臺榭、復以忠爲車騎將軍、帝崩、中軍校尉袁紹說大將軍何進、令誅中官、謀洩、讓忠等、因進入省、遂共殺進、而紹勒兵斬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讓等數十人、劫質天子、走之河上、追急、皆投河而死也、

儒林傳序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

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
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太常差次總
領焉、建武五年、乃脩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
戚之容、備之於其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虵乎
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卽位、親行其禮、
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
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
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後復爲功臣子孫、四姓
末屬、別立校舍、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

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
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大會諸儒於
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
石渠故事、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閱書林、及鄧后
稱制、學者頗懈、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
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頹敝、鞠爲園蔬、牧兒
蕘豎、至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脩黌
宇、試明經下第補弟子、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
人、本初元年、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

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爲古文篆隷三體書法、以相參撿、樹之學門、使天下咸取則焉、

逸民傳

周黨字伯況、太原人也、世祖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巣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陛見帝庭、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

嚴光字子陵、會稽人也、少有高名、與世祖同遊學、及世祖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乃令以物色訪之、至舍於北軍、給床褥、太官朝夕進

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治耶、光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賜錢百萬、穀千斛、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喜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温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父笑而不對、温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役天下以奉天子耶、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民以寧、今子之君、勞民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温大慙、問其名姓、不告而去、

西羌

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州部郡、皆有
降羌、羌胡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
言語不通、數爲小吏黠民所侵奪、窮恚無聊、故
悉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宜明威防、世
祖從之、十一年、夏、先零種復寇臨洮、隴西太守
馬援破降之、徙置天水隴西扶風三郡、明年、武
都參狼羌反、援又破降之、永平元年、復遣捕虜
將軍馬武等、擊滇吾、滇吾遠去、餘悉散降、徙七
千口置三輔、章和十二年、金城太守侯霸、與迷

唐戰、羌衆折傷、種人瓦解、降者六千餘口、分徙
漢陽安定隴西、永初中、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爲
吏民豪右所徭役、積以愁怨、同時奔潰、大爲寇
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既久、無復器甲、或持竹竿
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
象兵、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
任尚、副將五營及三輔兵、合五萬人、屯漢陽、騭
使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尚軍大敗、
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

一作二

郡西河諸雜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朝廷不能制、而轉運難劇、遂詔騭還師、留任尚屯漢陽、復遣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羌遂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奔南度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趙國常山中山、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並無守戰意、皆争上徙郡縣以避寇

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徙池陽、上郡徙衙、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而驅蹙劫略、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弃捐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太半、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

論曰、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

帥騫然諸之信、其內屬者、或倥傯於豪右之手、或屈折於奴僕之勤、塞候時清、則憤怒而思禍、桴革暫動、則屬鞬而烏驚、故永初之間、羣種蜂起、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趙充國遷之內地、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忘

載作戒

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故微子垂泣於象箸、辛有浩歎於伊川也、

鮮卑

熹平三年、夏育爲護烏桓校尉、六年、夏鮮卑寇三邊、秋育上言、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帝乃拜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議、議郎蔡邕議曰、書載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荊之師、漢有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同異、勢有可否、故謀

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也武帝情存遠略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強胡西征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積藉天下之餘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既而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武帝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充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況今人財並乏事劣昔時乎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羌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前而虛計二

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是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呂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如使越人蒙死以逆執事廝輿之卒有

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況乎得失不可量耶、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罷珠崖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弃之、況障塞之外、未曾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略、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雲中、匈奴中郎將臧旻率南單于出鴈門、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帥衆逆戰、育等大敗、喪其節傳輜重、各將數千騎奔還、死者十七八、緣邊莫不被毒也、

羣書治要卷第二十四

藝書流要　卷之二十四

島田藏書